

老舍研究丛书



老舍
旧体诗辑注

胡絮青题



(修订本)



老舍旧体诗辑注

胡絮青题



●老舍研究丛书●

老舍旧体诗辑注

[修订本]

张桂兴 编注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舍旧体诗辑注 / 张桂兴编注. — 修订版.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0. 8

ISBN 7-5078-1885-3

I. 老… II. 张… III. ①诗歌-注释 ②中国-现代③老舍-诗歌-注释 IV. I22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7510 号

老舍旧体诗辑注〔修订本〕

编 注 者	张桂兴
责任编辑	李 镇
封面设计	张 荔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68036519 68033508 [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 2 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莒县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5.25
字 数	382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78-1885-3 / G · 841
定 价	38.80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谈老舍的旧体诗创作

(代序)

老舍作为著名小说家,众人皆知,他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长篇小说蜚声海内外;老舍作为著名剧作家,有口皆碑,他的话剧《茶馆》等剧作誉满全球。然而,如果说老舍是一位诗人,那就不一定为广大读者和学术界所熟悉和了解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就其主要原因来看,恐怕是由于老舍一生中所创作的小说和剧本影响太大了,以至于掩盖了他诗歌创作的光辉。正如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所说的:“他的诗名,多少为他的小说和戏剧所掩盖了。”^①

实际上,老舍作为一位诗人是当之无愧的。他在一生的文学生涯中,除去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剧本、散文以及曲艺作品外,还写下了大量的诗篇。其中,既有新诗,也有旧体诗,还有散文诗。正如老舍夫人胡絮青先生所说的,“老舍爱诗,也爱写诗”;“他写新诗,也写旧体诗”。^②

根据笔者在编撰《老舍旧体诗辑注》(修订本)过程中所做的最

^① 《老舍永在》,载《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

^② 《〈老舍诗选〉前言》,九龙狮子会1980年12月印行。

新统计(这个统计自然是很不完全的,因为迄今为止估计仍然有部分老舍佚诗未能被发掘出来),截止到目前已经发现的老舍创作的新诗有 80 余首,旧体诗有 334 余首,散文诗 2 首。此外,老舍在抗战期间还写有一部长诗集《剑北篇》,先在报刊杂志上分章陆续连载,后来又结集正式出版^①。由此看来,无论是从诗歌创作的数量上,还是从诗歌创作的质量上,都无法抹煞老舍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

当然,全面地分析和评价老舍诗歌创作的成就和贡献,并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只是就老舍旧体诗创作中的若干资料问题,来谈谈自己近年来的一些新发现。

一、老舍一生写过多少首旧体诗

老舍从进私塾时开始读古诗,深受吴梅村、陆放翁的影响。他说:“在‘五四’运动以前,我虽然很年轻,可是我的散文是学桐城派,我的诗是学陆放翁与吴梅村。”^②特别是老舍在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之后,在方还(惟一)校长的影响和帮助下进一步增长了文学兴趣,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和旧体诗的功底。老舍在《“四大皆空”》一文中曾经这样说过:“方先生的字与文造诣都极深,我十六七岁练习古文旧诗受益于他老先生者最大。”^③据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的同学方实之先生回忆:“方惟一校长对老舍很赞赏,老舍每次写的短诗都要送方校长看看,方校长常给他改诗,鼓励他写作。”^④

① 文艺奖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 1942 年 5 月初版。

② 《老舍选集》自序,载 1950 年 8 月 20 日《人民日报》。

③ 载 1943 年 4 月 30 日《文坛》第 2 卷第 1 期。

④ 转引自郝长海:《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载《新文学史料》1983 年第 3 期。

也是由于方还校长的深刻影响和大力帮助,才使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上学期间就写出了不少首旧体诗。

1934年,老舍在题为《我的创作经验》的讲演中说:“我的中学是师范学校。师范学校的功课虽与中学差不多,可是多少偏重教育与国文。我对几何、代数和英文好像天生有仇,别人演题或记单词的时节,我总是读古文。我也读诗,而且学着作诗,甚至于作赋。我记了不少典故。可惜我那些诗都丢了,要是还存着的话,我一定把它们印出来!”^①老舍的挚友吴组缜先生也说过:“老舍很讲究词句的调遣和语言的技巧。他喜欢作旧体诗,作的很多,兴来落笔,讲究工稳,讲究意境。得一佳句,就自我欣赏,拍桌叫好;可别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斟酌一下,往往从善如流,毫不固执。”^②老舍对旧体诗的深厚造诣以及写作时严肃认真的态度,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目前,笔者所能看到的老舍一生中最早创作和发表的旧体诗,是1917至1918年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四年级时所写下的九首旧体诗。^③老舍生前最后所写下的旧体诗,是他在1966年4月间写给王莹的一首赠答诗,也是老舍被迫害致死前留下的最后一篇作品。^④因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老舍一生的创作是从旧体诗开始,以旧体诗结束。

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老舍的一生中除去1950至1958年期间至今尚未见其有旧体诗作外,其余各个时期均有不同数量的旧体诗发表。其中,有两个阶段为爆发期:一是1939至1942年;一是1958至1965年。笔者目前所收集到的老舍旧体

① 载1934年12月15日《刁斗》第1卷第4期

② 《老舍幽默诗文集》序,载《十月》1982年第5期

③ 载1919年4月《北京师范校友会杂志》第1期。

④ 谢和庵:《老舍最后的作品》,载《瞭望》1984年第39期

诗，绝大多数是在这两个时期中写成的。

纵观老舍一生中所写下的旧体诗，题材极为广泛，既有赠答诗，也有纪游诗；既有抒情诗，也有叙事诗；既有凭吊怀古之作，也有抒写现实之篇。在内容上，既有对旧社会的诅咒，也有对新社会的讴歌；既有对历代豪杰的颂咏，也有对新朋旧友的怀念；既有对故土乡情的倾诉，也有对异国美景的眷恋；既有对自然风光的赞美，也有对人生境遇的感叹……在形式上，既有律诗，也有绝句；既有句式整齐的格律诗，也有民歌体的长短句；既有设喻用典的高雅之作，也有明白如画的朴实之篇……因此，读者从老舍的旧体诗作中，可以看到一个绚丽多彩的世界。

老舍一生中究竟写过多少首旧体诗，笔者目前尚难以确切地做出回答。这是因为：老舍一生中所写下的旧体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生前未曾发表过，当然也就更谈不到结集出版了。从目前所收集到的一些老舍旧体诗来看，有些诗篇为赠答诗，墨迹为友人所提供；也有些诗篇系即兴所吟，藉他人笔录后得以发表；也有些诗篇记录在日记中，随着日记的披露得以问世……然而，其他所遗失的一些诗篇，恐怕将永远无面世之日矣！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老舍旧体诗，也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了。

例如，老舍在《旧诗与贫血》一文中说：

在过去的二年中，我似乎添了个“旧诗季节”。这是在夏天。两年来，身体总是时常出毛病，不知哪时就抛了锚；所以一入夏便到乡间去住，以避城市的忙乱，庶几可以养心。……人是奇怪的东西，太忙了不好，太闲了也不好。当我完全无事做的时候，身体虽然闲在，脑子却不能像石头那样安静。眼前的山水竹树与草舍茅亭都好像逼着我做些什么；在我还没有任何具体的表示的时候，我的口中已然哼哼起来。哼的不是歌曲或文章，而是一种有腔无字的诗。我不能停止在这里，哼

着哼着便不由地去想些词字，把那空的腔调填补起来；结果，便成了诗，旧诗。去夏我作了十几首，有相当好的，也有完全要不得的。今年夏天，又作了十几首，差不多没有一首像样儿的。我只是那么哼，哼出字来便写在纸上，并不拧着眉毛去推敲，因为这本是一时的兴之所至，够自己哼哼着玩的使己满意，故无须死下工夫也。^①

然而，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除去老舍在《旧诗与贫血》和《乡居杂记》^② 两文中所引述的7首旧体诗和其他散见的几首旧体诗外，其余的几十首旧体诗均未曾看到。

又据老舍长子舒乙先生在《老舍》一书中云：

一九六五年三至四月，老舍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日本。……他在日本留下了三十四首即席创作的小诗，有写景的，有抒情的，还有嵌字的——把日本朋友的名字嵌进诗句，多数都当场挥毫书写出来面赠对方。有一次，甚至乘兴把诗题在了女作家有吉佐和子漂亮的和服腰带上，彼此都很得意。^③

同样，前一阶段我们也只看到了《游日十七首》、《赠土歧善磨》、《赠木下正二》、《赠白土吾夫》和《东京遇黎波》等21首旧体诗，其余13首旧体诗尚未见到。最近，我们又从老舍访日日记中看到了9首旧体诗，这样就比过去所掌握的旧体诗的数量又接近了一步。可惜的是，仍然未能找全。

① 载1943年1月15日《抗战文艺》第8卷第3期。

② 载1942年7月7日重庆《大公报》。

③ 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过去,读者也只能在《老舍文集》第13卷^①中看到老舍的100余首旧体诗。尽管从表面上来看,诗作数量似乎已经十分可观,实际上这只占笔者在编撰《老舍年谱》^②过程中所收集到的老舍300余首旧体诗的很少一部分,其余的大部分仍不为广大读者所熟悉。为此,1994年笔者曾经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老舍旧体诗结集为《老舍旧体诗辑注》^③一书出版,以弥补广大读者不能阅读到老舍全部旧体诗的缺憾。

然而,正如舒乙先生所说的:“资料研究几乎不可能有终结和极限,也很难由谁来画一个完整的句号,说不定,此时此刻,又会蹦出几篇老舍佚文和资料的新发现或补充来。”^④事实上也正是这样。五年前,当笔者将《老舍旧体诗辑注》一书的初稿送给老舍长女舒济先生审阅时,舒济先生当时也认为是收集得最全的^⑤。可是在六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当时所出版的《老舍旧体诗辑注》一书时,其疏漏之处也就显而易见了。那时,《老舍旧体诗辑注》仅收入老舍旧体诗122题273首,而这本《老舍旧体诗辑注》修订本所选入的老舍旧体诗已增加到150题334首,新增加了60多首。

尽管从新出版的《老舍全集》^⑥中可以查阅到目前所发现的老舍全部旧体诗,但由于编选体例等方面的原因,《老舍全集》也不可能将它们集中地编排在一起,致使有些旧体诗只好仍然夹存在原来的文章中,也有些旧体诗只能出现在老舍日记里。从这个角

①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7月北京第1版。

② 上、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③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④ 《老舍资料考释》序,载张桂兴编著《老舍资料考释》(上、下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⑤ 《老舍旧体诗辑注》编后记,载《老舍旧体诗辑注》(初版本)

⑥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度上来看,将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老舍旧体诗全部辑录起来,并加以必要的注释,仍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对老舍研究仍然大有好处。为此,笔者决定对六年前所出版的《老舍旧体诗辑注》一书进行一次较大的修订,改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重新出版。

二、老舍旧体诗的若干资料辨析

如前所述,关于老舍旧体诗的资料,过去一直收集整理得不够。新时期以来,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有许多老舍研究者为此而做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同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有不少惊人的发现。但是,由于老舍一生的行踪变迁频繁,写作旧体诗的时间长,数量多,流传的范围广;再加上政局的变动,战火的焚烧,“文革”的浩劫,致使老舍的旧体诗资料流失得特别严重,这就大大地增加了收集的难度。

另一方面,即使对已经收集到的老舍旧体诗资料,也有一个重新核实和进行仔细鉴别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证老舍旧体诗资料的准确性。假如老舍旧体诗资料不准确的话,那么,有些误传的资料很可能会继续以讹传讹,严重地影响到老舍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例如:

1. 常任侠先生在《忆老舍》一文中引述了他所回忆起来的老舍的一首旧体诗,云:

轻寒乍暖未分明,
柳盼春阴花盼晴。
听罢扬州断肠曲,
江南三月雨无声。

并且解释说:在重庆的时候,“我常与老舍一起到茶馆去,边喝茶边

听大鼓书。有一次听从南京到后方的梨花大鼓艺人董莲枝唱《剑阁闻铃》，老舍即兴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生动地写出了群众喜欢曲艺，聆听大鼓的情景。”^①

老舍与常任侠先生在重庆时经常来往，是老朋友了，他的回忆文章自然会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根据常任侠先生的回忆，毫无疑问地可以断定老舍的这首旧体诗是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为此，研究者也自然而然地将该诗以《听董莲枝唱〈剑阁闻铃〉有感》为题收入了各种不同的老舍著译编目之中。作为笔者，也照例将该诗加以注释，编入了《老舍旧体诗辑注》一书的初稿。但当笔者全部编完《老舍旧体诗辑注》、最后通校一遍准备交出版社排时突然发现：老舍的这首旧体诗很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经过核实，原来这首旧体诗曾以《春游小诗》之三《雨夜在大世界听扬剧名演员顾玉君唱〈阴告阳告〉》为题发表过。^②所不同的只有两个字：一为“绝命曲”；一为“断肠曲”。这就叫笔者为难了：根据常任侠先生的回忆，这首诗是写于抗战时期的重庆；而按照老舍生前所发表的诗作来看，这首诗是写于1962年的上海。究竟是以哪一种意见为准呢？经过再三斟酌，笔者最后决定还是以老舍生前所发表过的诗作为准；后人的回忆性资料由于时间的长久和单凭个人记忆的局限，有时难免有欠准确之处。

2. 由于老舍旧体诗的转载次数比较多，致使有时会误将转载视为原载，并由此而造成了一些混乱现象。例如，1940年2月15日《文艺新闻》第11期上所刊载的《诗二章》，过去曾经在许多老舍著译编目中单独列目，一致认为它是老舍的两首旧体诗佚作。实际上，它是转载，并非新诗作。据核对，老舍的这两首旧体诗原载

① 载《曲艺》1979年8月号

② 载1962年4月22日《文汇报》；《上海文学》1977年第3期以《诗四首》重刊。

1940年1月2日重庆《新蜀报》副刊“蜀道”第2期，本年2月25日《文艺新闻》第11号、1942年11月19日成都《华西日报》副刊“华苑”第3号均照原题加以转载。

3. 老舍的有些诗篇，本来不是旧体诗，有时也误传为旧体诗了。例如，刊于1958年10月26日《宁夏日报》上的《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实际上是一首新诗，可是过去几乎所有的老舍著译编目都将它列为旧体诗。这无疑是有老舍研究者因为一时查不到原件，所以只好以讹传讹了。特别是新出版的《老舍全集》，尽管已经将该诗作为新诗收进了第13卷中^①，然而在第19卷所附录的《老舍年谱》中，仍然沿用了过去的错误说法，继续将其列为旧体诗^②，这自然是不合适的。

4. 也有的老舍作品集和报刊将老舍旧体诗的写作时间、发表时间和出处等弄错了。例如，老舍刊于1963年1月29日《北京晚报》上的一首旧体诗，《北京文艺》1977年第12期误以《一九六五年春节与北京曲艺团诸友欢聚得句》为题重刊，后来又以同题收入了《老舍文集》第13卷^③。据查，老舍在1965年春节的确是书写过“与北京曲艺团诸友欢聚得句”的条幅^④，但上面所录的正是他两年前早就发表过的这首旧体诗——《诗一首》，而不是1965年春节的新诗作。所不同的只是将前两句稍微做了一下改动：原诗为“弹唱共迎春，迎春歌曲新”；现改为“弹唱迎佳节，东风天地新”。再如，1964年10月12日上午，老舍即将赴北京郊区四季青人民公社体验生活，特检出自己一束歌咏黄山的诗八首呈送给郭沫若

① 载《老舍全集》第13卷第611页。

② 载《老舍全集》第19卷第629页。

③ 载《老舍文集》第13卷第499页。

④ 手迹载舒济、舒乙等编著：《老舍（画传）》，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参阅 当日下午,郭老即偕夫人于立群冒雨前来老舍家中看望,当面对老舍的诗赞不绝口,并请老舍在诗稿上补盖印章。老舍感于郭老夫妇在秋雨中来访,特作旧体诗《诗谢郭老秋雨中来访》一首。1965年春初,老舍又将该诗书写成条幅送方殷同志。舒济同志在《郭沫若老舍赠答诗》一文中对此事作了详细介绍^①。可是,无论是《人民日报》最早刊载这首诗^②,还是选入《老舍文集》时^③,或是新出版的《老舍全集》中^④,都一律注明是作于“1965年春初”,而不是“1964年10月12日”。以上这种情况,也属于明显的资料性错误。

5. 在目前所收集到的老舍旧体诗中,有一部分是由于墨迹保存者的提供才得以发表的。在这种相互传抄、转载的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资料性错误。例如老舍1942年在重庆为关良《凤如图》画的题诗,曾刊载于1947年2月1日《上海新民报晚刊》。由于当时的印刷条件较差,再加上复印件看不清楚,结果收入《老舍文集》第13卷时将最后两句排印错了。正确的诗句应为:“呜乎皇帝怪,恋爱得自由。”结果错排成:“呜乎!皇帝恋爱得自由。”^⑤这样一改动,使这首诗既不押韵,也不像一首旧体诗了。新出版的《老舍全集》仍沿用了这种错误说法。^⑥据说,其依据是港台某杂志曾刊载过的该诗手迹。笔者目前尚未能看到该手迹,无法判断其正误。然而,即使该手迹真的像其所说的那样,那么关于这首诗的出处就不该再注明是1947年2月1日《上海新民报晚刊》,而应该是注明

① 载《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

② 载1977年12月5日《人民日报》。

③ 载《老舍文集》第13卷第498页。

④ 载《老舍全集》第13卷第786页。

⑤ 载《老舍文集》第13卷第457—458页。

⑥ 载《老舍全集》第13卷第683页。

出于港台某杂志了。

6. 由于收集整理过程中的粗心,以及受当时掌握资料的局限,笔者也曾经出现过几处严重的资料性错误。例如,在《老舍旧体诗辑注》一书中,一是将老舍1947年10月前后在美国为吴组缊先生所题写的一首旧体诗^①,误认为是“作于抗日战争初期”,以《赠友人》为题编入了该书的抗战阶段^②;二是将老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美术作品展览会的题诗收重了一首——《题解放军画展》^③实际上就是《献诗祝贺》^④三首诗中的第二首,并非是一首独立的诗作;三是笔者在编注《老舍旧体诗辑注》(初版本)时尚未发现老舍早期创作的九首旧体诗,直到该书印刷完毕正在装订时才由舒济提供给了笔者,这样,只好请出版社作为“补遗”附在书的最后了^⑤。

7. 特别是笔者将老舍手书的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一首诗,误认为是老舍本人所写的一首旧体诗了。全诗如下:

雁门山上雁初飞,
马邑阘中马正肥,
日旰山中逢驿使,
殷勤南北送征衣。

同时,还由于笔者所发生错误的影响,以至于使这首旧体诗误以《改编〈荷珠配〉脱稿有感》为题收到了新出版的《老舍全集》第

① 吴组缊:《同老舍的一次唱和》,载1990年10月30日《光明日报》。

② 载《老舍旧体诗辑注》(初版本)第31页。

③ 载《老舍旧体诗辑注》(初版本)第182页。

④ 载《老舍旧体诗辑注》(初版本)第213页。

⑤ 载《老舍旧体诗辑注》(初版本)补遗第1~19页。

13卷中^①。该错误的主要责任在笔者,这使得笔者深感内疚,并应向广大读者致歉。

由于资料发掘条件的限制,在当时的情况下出现以上这些错误有时往往是难于避免的。但是,时至今日,如果还有些老舍研究者仍然不加核实地将这类材料再次收录到老舍著译编目中去,那实在是欠妥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1978年老舍得以平反昭雪之后,为了表达人民群众对这位人民艺术家的怀念尊重之情以及被迫害致死的愤怒,各地报刊杂志曾经发表过一大批老舍的旧体诗作,而且很多旧体诗作都是按照佚诗来处理和对的。实际上,笔者经过核实之后得知,这些旧体诗作绝大多数在老舍生前就已经发表过,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佚诗。例如:

1. 1977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以《五律三首》为题所刊载的老舍旧体诗,实际上就是1963年1月26日《文汇报》早已发表过的《迎春》三首,并非是作于1965年春节。

2. 《河北文艺》1978年第2期所刊载的《诗二首》之二《游山海关》,也早已发表于1963年11月20日《河北文学·戏剧增刊》第1号,题为《诗五首》之五——《赠小海燕评剧团》。

3. 《浙江文艺》1978年第1期所刊载的《诗二首》之一《革命风雷神鬼惊》,也曾以《北戴河赠四友诗》之四——《赠阳翰笙》为题发表于《诗刊》1963年11月号。

4. 《上海文艺》1977年第1期以《诗四首》为题所刊载的老舍旧体诗,实际上也曾以《春游小诗》为题发表于1962年4月22日《文汇报》。

5. 《十月》1979年第1期以《诗四首》为题所刊载的四首老舍旧体诗,其中第三首曾以《北戴河赠四友诗》之三《赠曹禺》为题载

① 载《老舍全集》第13卷第713页

《诗刊》1963年11月号。

……

以上这些诗作的再次发表,应视之为“重刊”;如果将它们作为佚诗再次收入到老舍著译编目中去,自然也就重复了。

总之,关于老舍旧体诗的一些资料问题,尚待进一步核实清楚。

三、关于老舍旧体诗的最新发现

最近,笔者又有幸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先后收集到了老舍的62首旧体诗,分别介绍如下:

1. 从老舍1961年《访内蒙日记》^①中发现的老舍参观访问内蒙时所写下的旧体诗10首。

1961年7月29日至9月23日,应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之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文化工作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组织的作家、画家、音乐家、舞蹈家、歌唱家、摄影家访问团到内蒙古自治区参观访问,老舍与徐平羽、叶圣陶、曹禺、吴组缃、端木蕻良、林风眠、谢稚柳、吕驥、郑景康、梁思成等20余人均为访问团成员。访问团于7月29日从北京出发,经哈尔滨、满洲里到达海拉尔。先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参观访问,然后又去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和西部的赤峰、呼和浩特、包头等地参观访问。沿途,老舍即兴作了很多旧体诗。其中,除《诗四首》、《诗二首》、《参观内蒙古博物馆》、《包头颂》、《内蒙风光》、《内蒙即景》、《内蒙东部纪游》等旧体诗当时就已经见诸报刊之外,尚未公开发表的旧体诗还有以下10首。

^① 载《老舍全集》第19卷第78~117页。